

石钢工人的家谱

第一集



石鋼工人的家譜

第 一 集

共青團石景山鋼鐵公司委員會編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

封面設計： 王 豪 李振忠

目 录

序 言	赵焕然	2
我的经历	烧结厂 馬雪樵	7
苦黃蓮	焦化厂 赵来貴	13
昔与今	迁安矿 刘国有	19
流 浪	运输部 李 琳	24
血淚仇	鑄造厂 刘英全	32
阶级恨	建筑公司 王 海	37
地獄和驢子	安装公司 赵緒財	49
淚和血	电焊鋼管厂 馬庆芳	55
学 徒	鑄造厂 赵宝山	62
难忘的伤疤	安装公司 张德明	67
深 仇	焦化厂 王秀有	75
过去的日子	安装公司 王凤鳴	81
苦难的三十年	焦化厂 王景安	88
少年工	炼鋼厂 刘瑞田	97
遭 遇	机修总厂 孙凤强	101
苦难与斗争	技术供应处 楊 荣	107
我那多半輩子	运输部 刘瑞田	115
拆散亲骨肉	炼鉄厂 孟学科	123

序 言

中共石鋼委員會付書記 趙 煥 然

《石鋼工人的家譜》，是石景山鋼鐵公司十几个老工人的家庭历史。也是中国劳动人民血淚斑斑的历史的一部分。

解放前，中国工人阶级，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榨下，天天掙扎在死亡綫上。那时候的石景山，是一个阴森森的大监狱，是一个充满了掠夺、飢餓、死亡的活地獄。

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后，我們石鋼工人也由奴隶变成了主人，从政治上到經濟上，彻底地翻了个身。現在，石鋼一派繁荣景象，白天数十里內，浓烟升騰，夜晚，金星四射，数万工人，在这绚丽的鋼鐵城里，高歌猛进。十四年来，我們在恢复生产上，在抗美援朝中，在社会主义改造等伟大的政治运动中，特别是从一九五八年以來，我們在党的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指导下，更是意气风发，为社会主义建設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是什么力量促使我們不懈的工作呢？追本溯源，是我們的工人阶级在党的教导下，具有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无数老工人亲身经历过旧社会所加給的无穷痛苦，也经历了解放后真正的幸福生活，撫今思昔，忆苦思甜，自然他們愛憎分

明，立場堅定，愛護新社會象愛護自己的眼珠一樣，他們對危害社會主義的一切行為，敢於進行不調和的鬥爭。我們的青年工人，大多數出身於勞動人民家庭，由於家庭的薰陶，特別是黨不斷的政治教育，他們的絕大多數人衷心的熱愛黨，熱愛新社會，生氣勃勃，在生產上、工作上都是先進的。這是我們隊伍的基本面貌，也是我們力量的所在。

但是，長時期的幸福生活，容易使人產生安逸思想，過去的痛苦容易被人遺忘，而忘記了過去，就必然會模糊自己的階級意識，漸漸地從思想上解除武裝。

當然，我們的老工人同志，絕大多數是會忘記過去的。他們不僅自己不會忘記，還要把他們的血淚史，告訴下一代，要他們提高警惕，時刻準備着為保衛先烈們拋頭顱、灑熱血換來的革命果實，付出自己的一切。但是，這種高度的責任心，不是所有的老工人同志都能具有的。有一些人，難免“好了疤癩忘了痛”，或者對舊社會的一切象籠罩霧氣的遠山一樣，不大看得清楚了。因此，他們很容易患政治感冒，容易為牛鬼蛇神的“畫皮”所迷惑，甚至上敵人的大當。

我們的許多青年工人，對舊社會缺乏感性認識，對舊社會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血腥事實，感到不能理解，有的甚至抱着懷疑態度，錯誤地認為“白毛女”是藝術誇張，黃世仁不過是藝術形象罷了。當他們的父兄講述舊社會的苦難經歷時，他們有的竟覺得好笑，他們生在福中不知福，不知道老一輩人的辛酸事，也就無法對新舊社會進行對比，因而對新社會之所以可愛，值得為她獻出一切，就不可能有深切的理解。

回憶過去，對我們是非常有益的，也是十分必要的。為了這個目的，石鋼黨委在完成《鋼鐵凱歌》——石鋼廠史的編

輯工作后，又整理了成千篇老工人的家史，作为我們对青年工人进行階級教育的教材。在整理老工人家史的过程中，我們发动广大的青年工人和老工人座談，請老工人現身說法，傾訴苦情，大講階級压迫史，并且組織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青年工人，記錄整理。这是一次最深刻的階級教育，也是一次最广泛的續无产階級家譜的活动。許多青年同志听了老工人亲口講述的有名有姓有時間有地点的真实故事，看了留在老一輩肉体上的殘疾和伤疤，看了老工人藏了許多年的賣身文契，討飯碗，盖了几輩人的破被子后，深深受了感动。許多青年工人一面听，一面看，一面抽泣，一面記錄。他們同情老师傅們的遭遇，痛恨旧社会。他們說：我們和老师傅比起来，有的虽然在技术上出了师，但在政治上还远沒出师呢！他們表示决心繼承老一輩工人階級的優秀政治品質，努力改造自己，为社会主义建設，付出自己的全部力量，繼續續写工人階級的紅色家譜。特別是出身于剝削階級家庭的知識青年，經過这次教育，他們恍然大悟到剝削階級家庭給予他們的階級偏見，說什么旧社会有錢人是勤儉致富，善于經營等鬼話，表示要清除自己的剝削階級影响，努力把自己改造成為真正的工人階級的一員。

我們的老工人，在这次的回忆中，也受了一次生动的階級教育，特別是患了政治感冒的同志，一提过去，无不大吃一惊。有的同志感到自己这两年政治上衰退了，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有的沉痛地說：“我們在旧社会的时候，什么也觉得是撿了便宜，那时候，起个大早能够謀得一天的苦活，觉得是便宜；在班上沒有挨打，觉得是便宜；挨了打，沒有被打死，也觉得是便宜。現在却觉得处处吃了亏：沒有得甲等獎，觉得吃了亏；下班后开了两个鐘头的会，也觉得

吃了亏。真是忘了本，我們怎么糊涂到了这步田地啊！”

列宁說：忘記过去就等于背叛。我們工人階級絕對不能忘記过去，旧社会對我們太残酷了，我們應該警惕着，絕對不能讓旧社会复辟。我們已經埋葬了旧社会的剝削制度，还必須彻底清除旧社会遺留給我們的思想毒素。

我們在党的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打碎了套在我們脖子上的沉重的枷鎖，基本上消灭了剝削制度，完成了一个飞跃。这个突变，激励了我們的革命热情，創造出了帝国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在中国所不曾有的劳动生产率，完成了两个五年計劃，為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积累了財富。

但是，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还刚刚开始，我們的国家还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距离共产主义的生产水平还很远。党和毛主席反复地教导我們：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資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資產阶级之間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国内，阶级斗争时起时伏，有时甚至是很尖锐；在国际范围内，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現代修正主义又互相勾結，不断組織反华大合唱，不断对我国进行挑畔和顛复破坏活动，阻撓世界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因此，我們必須提高革命警惕，用我們阶级的历史来不断的激励我們自己，使我們在保卫祖国，在社会主义建設中認清方向，兢兢业业，用实际行动，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事业，彻底挫敗国内外敌人的一切阴谋，使我們的祖国更加繁荣、强大，为世界革命，做出更大的国际主义貢獻。

我們从上千篇的老工人家史中，选出十八篇，編成这本《石鋼工人的家譜》，它是劳动人民的家譜，也是一本阶级教

材。不論年老的工人，年青的工人，不同階級出身的知識青年，都應該經常翻翻它，看看它。看了它，我們就學會和增強階級的愛與憎，幫助我們清除自己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更加珍惜先烈們用熱血為我們換來的新社會。看了它，使我們的眼睛會變得更明亮，能夠看穿牛鬼蛇神的真面目，不再上他們的大當，不當他們的俘虜。看了它，我們的力量會變得更加強大，使我們知道在保衛祖國，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該怎樣工作，怎樣貢獻我們的一切。

北京師範大學的師生，北京工藝美術學校的師生，利用暑假，深入到車間幫助老工寫家史和畫家史他們的熱情是可貴的，特在此表示感謝。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二日

我的經歷

燒結廠 馬雪樵

我已經是近五十歲的人了，在舊社會我當牛作馬過了大半輩子，獨有新社會我才過上了真正幸福的生活。我在舊社會的親身經歷，就是黑暗統治的鐵証。

一九二一年，正是兵荒馬亂的年月，軍閥混戰，老百姓遭殃。

那年我剛滿三歲。由於長年戰爭，苛捐雜稅多如牛毛，壓的百姓喘不過氣來。父親和其他窮人一樣，到處找不到生活。為了糊住這五張飢餓的咀，父親整天在德勝門外的一个“入市”（出賣勞動力的地方）里東奔西跑，盼着給殯儀館抬火匣子，或者給糧店扛麻袋，好掙幾個活命錢，但是，就是這種活也三天兩頭遇不上，還是難以糊口。

就在這年春天，街頭忽然來了群軍閥的官兒們，他們手中拿着黃色、藍色的招兵旗，到處叫喊：“快當兵吧，快當兵吧！每天三頓飯掙大洋啊！”父親認為，“掙大洋”這一家人就餓不死了，最後決定離家當兵。沒想到，又上了他們的圈套，根本不給什麼大洋，去了還不准回家。

父親被騙走後，家中拋下母親和我們兄弟三人，無依無靠，生活更沒有着落了。為了不餓死，母親懷里揣着不滿周

岁的妹妹，背上的紙筐里揹着我，手拉着哥哥，整天走大街串小巷，到处拣破烂，用破烂换来火柴，挨門挨戶叫卖，常常是空着肚子喊一天，也卖不上几个錢，全家只好喝点掺着烂菜叶子的稀粥。碰到了雨天，破烂拣不着，連碗菜粥也喝不着了。餓急了，哥哥便到垃圾箱去拣烂果子回来充飢。天长日久，我們个个瘦的只剩下皮包骨头了，我五岁那年，骨軟的站也站不起来。

后来，我們在北海附近找到了父亲所在的营房，指望着有些依靠，誰知当兵的也是苦，除了自己糊口以外，什么收入也沒有，哪还談得上养家呀！父亲含淚瞧着这一家大小，个个骨瘦如柴，真是心焦肺碎，我們这一家人哭作一团。在那个吃人的社会重压下，哪有咱穷人的活路啊！父亲轉脸对母亲說：“这样下去你們都得餓死，还是先顧大的吧！”說着，他伸出抖得厉害的手，要把妹妹扔到河里，媽媽抱着妹妹，哭喊着不肯放手。父亲淚如雨下，自己的亲生儿女怎么忍心杀死啊！可在生活的逼迫下，再也沒有別的办法，为了减少拖累，当天晚上，还是把妹妹扔到了河里。刚扔下水去，好心的过路人又把她救了上来。

过了一年，父亲解职回了家。听说卖豆汁可以掙几个錢糊口，父母就不分白天黑夜的拚命干。起初是用担子担着叫卖，掙的錢寥寥无几，还是糊不住口。就在这时，母亲又生下了一个小弟弟，生活更加困难了。父亲說：“要是有个車子推着卖豆汁，就可以多掙几个錢。”母亲听了，忍心把喂給弟弟的奶水，卖給了买卖家掌柜的作滋养，换来了一輛活命的破推車。可怜的小弟弟，因为没有奶吃，活活的餓死了。

到了冬天就更难过了。肚子里沒食，又生不起火爐子，

真是飢寒交迫。有一天，父母照样踏着冰雪去叫賣，临走時，把我們鎖在屋里怕我們凍壞了，就現湊了点柴禾生了堆火。父母一去就是一天，我們在家里連錢帶烟熏，早已支持不住了，等父母天黑回來時，妹妹已經熏死在門旁了，我也被熏倒在地上。

我七歲那年，家里實在活不下去了，父親托人把我送去學戲了。父母都不願叫我干這一行，因為我哥哥就是前二年學戲被打跑流浪的。為了生活，明知道是受罪也得去學戲。

學戲就是打戲，苦處實在多。我年紀小，記不住那些台詞兒，一不小心唸錯台詞兒，老板就用指頭粗的藤子棍抽，身上滿是一條條的血印子。晚上，和大人一樣排戲到深夜一、兩點鐘，一犯睏就是一棍子，痛的眼淚直滾，就是不敢哭出聲來。

父母聽說我這樣受苦實在不忍心，便把我領了回來，又托人把我送到前門外“振福成”銅鋪去學徒。哪里是學徒啊？每天盡是干雜活兒，掃地、做飯、倒夜壺、生爐子、拉風箱。做飯是我最難的一個活。飯做得合他們的口味了，他們一吃而空，我只好餓肚子。飯做得不合口味了，挨打挨罵還不算，做出的飯都得叫我一個人吃了，夏天，常常一連幾天吃饅頭。我拼死拼活的干，到過年才給二十個“子兒”，連頓普通飯錢都不夠。沒學到頭我就跑回了家。

長年疾苦生活的折磨，父親終於病倒了，這時我才十四歲。為了生活，以父親的名義租了台洋車，我便天天拉着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串街跑巷。由於从小吃不飽，身體又瘦又小，個子還沒有車箱高，所以常常拉不着座兒。警察也常威脅說：“小孩不准拉車，再拉罰你錢。”沒辦法只好退了車，我又到南長街一個闊人家里，給他們看小孩、跑上

房，每月只拿兩塊錢，因為家里人等吃，父親又臥病不起，所以总是这个月就把下月的薪使完了。

在那兒，刷痰桶、扫院子、擦地板，還要伺候老爺太太吃飯。他們吃的是四菜一湯，我却只能吃剩飯。少爺和我一般大，他每天上学叫我去送，可我不能和他一快去唸書。少爺放学回来，我还得哄他玩，少爺愛騎馬，木馬不行要活馬，我就得当馬給少爺騎。有一次，少爺沒騎好，險些摔下来，我說：“你快別騎了，別摔着了。”少爺說什麼也不干，反裂着个咀哭了起来，太太聞声赶到，冲着我說：“我的飯不是叫你白吃的，少爺要騎馬你就得爬。”那些剝削階級就是把劳动人民当馬來騎的，根本不当人待，我不堪侮辱，离开了那兒。

十六岁那年，我又拉上洋車了。我拼命地跑，还是掙不到几个錢。买粮的口袋就放在車上，掙不来錢，口袋空着，晚上路过家門口也不忍心回去，又跑到戏院門口，等散場碰运气掙几个“子儿”。

拉車难，租車更难。車場老闆苛薄兇狠，大家給他起了个綽号叫“张三狼”。他租給我的是破車，經常坏，坏了自己花錢修，可每月拉座的錢得給他一大半，这叫作“車份”，有病拉不了車也得給車份，要不就别想再租他的車。

整天吃不飽，可拉車还得快跑。記得有一天晚上，一車拉了两个人，一个是肥头大耳的老爺，一个是妖精一般的太太。他們一上車就叫嚷：“有急事，快点跑！”我整餓了一天了，跑起来上气不接下气，这两个傢伙还嫌慢，在車上一声接一声的叫：“快跑！快跑！”等拉到东安市場門口，我也支持不住了，身子一軟，一头栽倒在地上。“真他媽的废物，装蒜……”我晃忽听到他們的叫罵声。等我被同行拉起

来的时候，那两个没良心的，已经无影无踪了。

拉車最难过的还是冬天，身上没件保暖的棉衣，脚上没有棉鞋，脚冻裂了，裂口象小孩咀，坐下来稍休息一会儿，再站起来就痛得抓心，但是还得踩着伤口到处跑。

日本鬼子来了以后，中国人又压上了一层苦，到处受鬼子的气。有一次拉車遇到了两个日本兵，喝得醉熏熏的，左摇右晃朝我走来，嘴里怪声怪气的冲我乱叫：“前面的花姑娘的，快快的，快快的……”说着就爬上了車，一时我也不知怎么好，只好拉着車，顺着道儿往前跑。我一边跑，他们就在車上嘶叫，没走多远，一个日本兵从車上滚了下来，两个傢伙揪住我一顿拳打脚踢，我立刻被打得鼻青脸肿，幸亏过路人围了上来，鬼子才放了手。我含着愤怒，拖着那辆被打坏的車，一跛一拐的走回了家。

后来，听人说张家口那儿好过些，母亲就领着我们到了张家口。在张家口我还是干拉車这一行，这里也和北京一样，也是没有穷人站脚的地方。父亲的病越来越重，没过多久，他就离开了人世。可怜的母亲，看到生活难熬，常常说她年老没用拖累别人，我总是安慰她，不要想窄了，慢慢就会熬出头的。一天早晨，我照例去给盐商经理拉“包月車”，临走时母亲也跟着出来了，我说：“媽，您起这么早干什么？还是歇着吧。”母亲直眼的瞒着我說：“你快去吧，別誤了点挨老爷說，拉完了早点回来歇着，別累坏了身子，我出去轉轉就回来。”就这样我們母子分手了，誰知道这竟是生死离别啊！当天因为老板跑道多，我很晚才回来，一見屋里黑着，我就喊：“媽，我回来了。”說着我一步跨进門槛，点灯一看，媽不見了，我心一縮，知道事坏了，我冲出房門，挨門挨戶的打听，走遍了大街小巷，誰也不知道。从此再也

沒有見母親的面。

我快三十歲的時候，經拉三輪的窮哥們介紹，和一個同行的姐姐結婚了。她也在有錢人家當雜役，我們是同命相聯，相處得很好。不料橫禍降臨。在解放前夕的一個冬天，她由於長年癆病無錢醫治，在生產後病情更重，為了看病我東求西告的好容易借來了一袋面，那知道，光透視就用去了多半袋面，再加上出診費、掛號費……還沒吃上藥，一袋面就沒了。我又賣盡了所有能賣的家產，還是沒有治好她的病。在她產後不到十天的一個晚上，他突然對我說：“這樣下去連你自己也保不住了。”我沒解她的意思，還是忙着給她熬藥。這時我看見她那雙干瘦如柴的手，不時的緊抓被邊，看得出她難受的要命。過了會，她含着淚對我說：“我心里直發燒，你給我買兩個凍柿子吃。”誰知吃完柿子不多時她就死了。後來我才明白，女人產後不能吃涼的，何況她还病得那麼厲害，她是為了不再聯累我而自殺了。她死後不久孩子也死了。

這就是我在舊社會里經歷的一部分。也是對舊社會的控訴。

反動統治是被我們打倒了，勞動人民當牛作馬的日子是一去不復返了，勞動人民真正的當家作主了，這都是共產黨毛主席的恩情，這個恩情是我永遠也報答不完的。我常和孩子說：“咱們窮人可不能忘記黨和毛主席的恩情！”我要繼續教育我的子孫後代，永遠聽毛主席的話，永遠跟着共產黨走！

張連貴 整理

苦 黃 蓮

焦 化 厂 趙 來 貴

从一九三四年我出生，到一九四四年家乡解放，这是我的童年时代。那时是祖国处于空前危难的时期，因此，尽管我在旧社会里生活的時間只有短短的十年，又是不太懂事的孩子，可是旧社会的苦难惨象还历历在目，永远都忘記不了。下面，就是我記憶中留下的苦难史，它說明旧社会穷苦人受了什么样的遭遇。

傾 家 蕩 产

我七岁那年，整个华北都大鬧旱災。我的家乡河北宁晋县尤其严重。那一年，我家两亩薄地一共才打了一斗多麦子，这叫我們一家四口怎么活下去呀！除了祖父还在姓常的財主家扛活混飯以外，剩下我們父母儿子三人，只好到县西的水浇地去要飯。

县西的富农地主可真心狠，他們为了应付“穷鬼”上門，想出了很多恶毒的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每家緣养了好几只恶狗，穷人一进門，恶狗就四面围攻，不是撕破衣服，就是咬破皮肉。誰要是和

了地主家的狗地主就說你“打狗欺主”，又要挨地主的毒打。

第二个办法是給一种“特殊飯”。这种飯不同于一般的飯，它是陈糠烂菜，豆餅等等的大“杂燴”。把这种菜倒在地上，連地主家的狗都不会聞一聞，吃了下去直拉稀。

地主的狠心还不只是这些，到了大秋，連“特殊飯”也不給了，把穷人討吃的門路都堵死了。討飯无路，我們一家三人只好回家另想办法。可是在那时候穷人有什么办法可想呀！只好拆下兩間房樑条，搬出母亲出嫁时的一点嫁妝……只要有人要的东西，連御寒的被套也顧不上留下，都拿去換粮。

在那样的年月里，这些东西能換上几顆粮呢？地主富戶又趁机敲榨。記得有一回，我們用房樑条跟地主換粮，本来一根樑条值一斗粮，可地主給你二升多。我們一家人餓的慌，明知道地主欺人，也只得任凭他們敲榨。有时唯恐樑条沒有人要，只要人家一开口，那怕是換得再少，也只好說是“合理公道”！

卖 身

那是一九四二年，家产也尽受人家敲榨的卖光了。我們走投无路，母亲眼看着一家人就要活活餓坏，决定离开我們換点粮食給我們活命。这种生离比死別还难受，父亲母亲不知哭了多少次。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攙着媽媽的腿，央求媽媽不要离开，媽媽抱着我嚎啕大哭，对我說：“留着媽媽咱們都得餓死，媽媽換点粮食还能保住你这条根。”說着我們哭得更加厉害了。最后媽媽安慰我說：“媽走几天还会回来